

THE BEST

1989 英国年度好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龙虎榜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龙虎榜

一个单身女人的日记

[英]
海伦·费尔丁



一本如贴身衣服一样亲密的小书……道
出了一些最平淡无奇、又精彩绝伦的生活箴
言。

《一个单身女人的日记》

作者：(英) 海伦·费尔丁

出版时间：一九九六年

上榜情况：英国《书商》杂志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二十九周

畅销内幕：

现代上班族一些不大不小的爱恨情仇、可大可小的压力与满足、或近或远的希望梦想——这些我们每天都在经验与咀嚼的事物，全都成了《一个单身女人的日记》，海伦·费尔丁的这部小说无比犀利，洞析现代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就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所评述的那样“无须太多的时间去细究与找寻书中的每一层意义，你只管开怀的从头到尾读完它就好，否则，就可惜了一本有趣的创意之作了。但是，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许许多多的人在谈论着菲尔丁和布莉琪：人们开始在街上传阅这本书，这只是一个原因，它捕捉到了许多摩登男女的心绪。”

《一个单身女人的日记》出版之后风靡欧美，它被评选为“英国年度好书”，一版就销售了三百万册。在美国，这本书还未上市就出现了盗版书，并且在读者之间广为流传。在世界各地，女性读者都十分迷恋这部小说，她们认为该书

一个单身女人的日记

“是一本如贴身衣服一样的亲密的小书，……道出了一些最平淡无奇、又精彩绝伦的生活箴言。”《好书情报》曾对这种“女性效应”做了精辟的诠释：“女主角布莉琪是一位化‘屈辱’为趣味的即兴大师。虽然她的幽默感中存在着许多不敬之辞。但是，她真实的反映出现代女性最深切的不安全感，亦搔到了许多都市男女的痒处。这是一本当代人必读之书。”

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女主人公布莉琪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经历，即有情人节的糟糕生活、三十岁生日的尴尬和烦乱、与男友的感情危机、工作的成功与失败，总之生活苦乐真实的显现在读者面前。且语言轻松风趣、富于生活气息，读来娓娓动人，如对面细语，亲切而富于幽默感。任何一个曾有工作经验和感情交往的女人，甚至是已经做了母亲的女人，读了这本书也一定会会心一笑，又无比感动的。

《一个单身女人的日记》的畅销恰好暴露了现代人尴尬的生活困境：在物质生活中疲于奔命，苦苦谋生，又在精神生活上空虚寂寞，百无聊赖。但平凡乏味的生活中又不时有一些幽默的小插曲、令人感动的片段，也就让人不得不感叹生活的变化无常了。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所评述的，“近来的英语小说创作，很难找到比这本书更有趣味、更到位、观察更为细腻、更为读者带来感动和喜悦的作品了”，这一点应该是该书畅销的最重要的原因。

目 录

新年新规划	(1)
1 月：糟糕透顶的新年伊始	(4)
2 月：一败涂地的情人节	(33)
3 月：心烦意乱的 30 岁生日	(58)
4 月：镇定自若的内心修炼	(79)
5 月：忐忑不安的“未婚母亲”	(102)
6 月：难以捉摸的男朋友	(124)
7 月：戏外有戏的化妆舞会	(142)
8 月：难以自拔的情感危机	(158)
9 月：出师不利的现场采访	(182)
10 月：现代版《傲慢与偏见》	(201)
11 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23)
12 月：意外惊喜的圣诞节	(253)
一年的总结	(276)

新年新规划

坚决杜绝

△一周内饮酒 14 单位以上。

△抽烟。

△乱花钱。如购买意大利通心粉轧面机、冰淇淋机；或是其他根本用不着的器皿；购买根本不值一读的文学作品，这些书只能在书柜里摆样子，占地方；购买性感内衣（因为没有男朋友来欣赏）。

△随便穿着，懒散地在房子里四下游荡。相反要时时刻刻想到有人在注意你。

△人不敷出。

△乱发脾气。

△爱上下列男人：酒鬼、工作狂、怕承担责任者、已婚或已有女友者、厌恶女性者、妄想自大狂、大男子沙文主义者、寡情少义者、好吃白食者、性变态者。

△对妈妈、尤娜·阿尔肯伯利或者珀培裘娅生气。

△为男人而烦恼。相反要不为所动，要做冷美人。

△迷恋男人。应当以成熟的心态去评估他们的性格，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他们的关系。

△背后发别人的牢骚。应当尽量看到别人的好处。

△过度迷恋丹尼尔·克利弗。因为迷恋老板是不成熟的小女子行为，既劳心费力又不讨好。

△因为没有男朋友而生气。应当培养起冷静而有权威的精神世界和女性的自我意识，像一个充实而完整的没有男朋友的女人，这才是得到男朋友的最好方法。

必须做到

△戒烟。

△一周内喝酒不超过 14 单位。

△大腿围减掉 3 英吋（每条腿减掉 1.5 英吋）。采用防止皮下脂肪堆积的节食菜单。

△推掉所有外来的无关事物。

△把两年以上所有不穿的衣服整理出来送给无家可归者。

△调换职业，找一份有发展前途，更能发挥自身潜质的工作。

△以储蓄的方式存钱。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养老金保险。

△更有自信。

△更果断。

△更好地利用时间。

△不要每晚出门东游西荡。待在家里看看书，听听古典音乐。

△捐出部分收入给慈善机构。

△更有爱心，更多地帮助别人。

△多吃豆制品。

△早上决不赖床。

△每周三次去健身房，不要仅是为了去买份三明治。

△整理相片，把它们放进相册中。

△把录音带按“情调”排列。依照浪漫型、舞曲型、兴奋型、女权型分门别类整理好，而不要像整天醉醺醺的DJ们那样随意把录音带散落一地。

△和有责任感的成年男子建立实质性的关系。

△学会操纵录像机。

1 月：糟糕透顶的新年伊始

1 月 1 日 星期日

体重 58.5 公斤（不过是过了圣诞节以后），酒 14 单位（是在两天之内喝的，因为新年晚会长达四小时），香烟 22 根，热量摄入 5424 卡路里。

今天消耗的食品

2 包瑞士奶酪片；

14 个冷冻的新鲜马铃薯；

2 份血色玛丽酒（也算作食物，因为它含有辣酱油和番茄）；

1/3 个加干酪的齐巴塔面包；

1/2 袋胡荽菜叶；

12 块牛奶巧克力（最好的去掉圣诞节所有的甜品的方法，明天清清爽爽地开始）；

13 根鸡尾奶酪加凤梨；

1 份尤娜拿手的咖喱鸡，配以豌豆和香蕉片；

1 份尤娜为新午特制的果酱，用波本饼、罐头覆盆子外

加 8 加仑搅拌奶油，装点以樱桃、蜜钱。

中午

唉，从生理上、情感上、精神上而言，这世上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开车去尤娜和杰弗里·阿尔肯伯利家，去参加他们家在格拉夫顿庄园举办的新年火鸡晚宴。杰弗里和尤娜是爸妈最好的朋友。杰弗里叔叔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对我说，他打我穿着开裆裤满地爬的时候就认识我了。

去年 8 月的最后一个公休日的上午 8 点半妈妈就打来电话硬要我答应参加这次新年晚宴。她很狡猾地用拐弯抹角的方法试图让我同意。

“哦，你好哇，亲爱的！我给你打电话是想知道你圣诞节打算怎样安排？”

“圣诞节？”

“你想不想有个惊喜？”

“不！”我提高了嗓门，“对不起，我是说——”

“我在想你会不会想要一个放皮箱的推车。”

“但是我并没有什么箱子呀！”

“对啊，为什么不干脆送你一只带轮子的皮箱呢？你知道，就像空姐提的那种。”

“可我已经有了——一只旅行袋了。”

“哦，亲爱的，你不能总拿着那只脏兮兮的绿色袋子到处跑。那样子让你看上去像个落难的小姐。那只可怜巴巴的手提包，把手都快掉了。真让人想不透里面究竟能装进多少东西。这样吧，你想要什么颜色的箱子，是深蓝色底配红色的，还是红底配深蓝色的？”

“妈，现在才是早上 8 点半，而且是夏天，天气热得很。

我才不想要什么空姐的提箱呢。”

“朱丽·安德比有一个，她说她现在只用这种旅行箱，不用别的。”

“谁是朱丽·安德比？”

“你怎么会不知道？亲爱的！玛丽·安德比的女儿，朱丽！那个在亚瑟·安德森那儿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的……”

“嗯。”

“她旅行时总是带着它……”

“我真的不想要什么带轮子的小箱子。”

“我可要跟你讲清楚，为什么杰米、你老爸和我不能一起出钱给你买一只带轮子的新箱子？”

简直是疲劳轰炸，我把话筒拿得离耳朵远一点，真搞不懂硬要拿那种箱子作圣诞礼物的热忱是从何而来。我又把话筒重新贴近耳朵，听到她正在说：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放在浴室里，将淡泡沫沐浴液的瓶瓶罐罐放进去。另外，我想购物时，拿它当拖车也不错。”

“那你圣诞节要什么？”我在这个公休日，眩目的阳光里，心情沮丧透了。

“不，不，”她漫不经心地说，“该有的我都有了。亲爱的，”她突然压低声音，“你愿意去参加杰弗里和尤娜家今年举行的火鸡晚宴吗？”

“啊，啊，事实上，我……”我心里慌得很，我该装着要去做什么事呢？“……可能，新年那天，我得上班呀。”

“那也没关系啦。下班后你可以开车直接去他们家。哦，我说过没有，马尔科姆和伊莲·达西到时也会带着马克一块

儿去的。你还记得马克吗？亲爱的，他可是个数一数二的辩护律师，很有钱，才离的婚。晚宴8点才开始呢。”

哦，天啊，可不又是一个奇异怪诞的化妆舞会吧。“妈，我跟你说过的。我没有必要掺和进去的……”

“一定得去，亲爱的！尤娜和杰弗里打从你光着屁股满地爬的时候就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新年聚餐会了！当然，你会去的，而且还会用上你的新手提箱。”

午夜 11:45

啊，新年的第一天真是糟透了。真不能相信，我又一次睡在父母家的单人床上开始了新的一年。以我的年龄来看，这样做真是太丢人了。假如我开着窗子抽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能闻到烟味。躲在家里一整天，希望宿醉能清醒些，最后终于爬起身来，动身去参加火鸡晚宴。

出发为时太晚了点。到了阿尔肯伯利家，按了那犹如市政大厅钟声的门铃，仍然觉得自己身处诡谲的世界里——恶心，头晕目眩，酸水直翻。更何况我还经历了走错路的尴尬。一上路，我一不小心开上了6号公路而不是1号公路，等找到可以掉头的地方往回返，早已到前往伯明翰的半途中了。气急败坏的我，不断猛踩油门，拼命加速以发泄怨愤，也顾不得危险了。我屈身望去——尤娜的身影被刻花玻璃门变得七扭八拐，煞是有趣——门前悬挂着一对祈福钟，令我大倒胃口。

“布莉琪！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啊！新年快乐！我们刚打算不等你就开始了。”

她忙不迭地亲吻我，帮我脱外套，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把她的口红也蹭到我的腮上，所有的举动都让我觉得愧

疚，躲闪着，整个人斜倚到饰品架上，靠饰品架支撑着自己。

“对不起，我迷路了。”

“迷路了，唉，我们真不知该拿你怎么办！快，快进屋里来吧！”

她领着我穿过磨砂玻璃门，进了大客厅，大声说：“诸位，她迷路了！”

“布莉琪，新年快乐！”穿着黄色格子毛衣的杰弗里叔叔对我说。他用滑稽的布鲁斯舞步走过来，给我一个拥抱。

“啊哈，”他说，脸上放着红光，同时提了提裤腰。“你在哪号立交道口下来的？”

“第19号立交道，不过那里有条岔路……”

“19号！尤娜，她是从第19号立交道下来的！打开头，你就多绕了一个多小时。来，我给你倒杯饮料，不管那些，说说你的感情生活怎样？”

哦，天啊！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不了解这已不是个礼貌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冲到他们面前，大声喝问他们：“你的婚姻怎样啊？还做爱吗？”人人都知道上了30岁，感情生活就不可能像二十几岁那样幸福快乐、自由自在的了。最坦诚的回答莫过于：

事实上，昨晚我那已婚的情人是穿着安哥拉兔毛的吊带裤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对我说他是个同性恋者、性滥交者、吸毒者、婚姻恐惧者，然后他用人造阴茎打了我，最后还说，“好极了，谢谢你！”

天生就不会扯谎，我难为情地含糊其辞地回答了杰弗里的问话：“还行。”可就这样，他还是紧追不舍：“这么说来，

你还没有对象啊！”

“布莉琪，我们该拿你怎么办啊！”尤娜说，“你们这些职业女性，我真搞不懂你！不能老是拖拖拉拉的，你是知道的，红颜易逝，青春难再。”

“是啊，是啊。女人在你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该怎么办呀？”布莱恩·安德比的大嗓门响了起来。他娶了玛维斯，曾是基特林的回旋俱乐部的董事长。他高举着雪利酒晃来晃去。还好，我老爸及时赶来拯救了我。

“很高兴看到你来了，布莉琪。”他拉着我的胳膊。“为了找到你，你妈妈请出了北安普敦郡所有的警力，准备把整个郡都翻个遍，快来证明你的出现吧！那样我才能安逸。对了，那个皮箱怎么样啊？”

“真大呀，有了它就不想用别的了。那只耳毛镊子好吗？”

“嗯，真棒！你知道的，用起来干净利落。”

一点没事，我想。今晚要不露个面，就会让人觉得没道理了，但是那个马克·达西……哈！这几个星期以来，妈妈每次打电话过来都会说：“亲爱的，你一定记得达西家的人吧。当年我们住在白金汉郡的时候，他们从大老远地跑来我们家拜访，你跟马克在水池里玩！”或者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马尔科姆和伊莲会带着马克一起去参加尤娜家的新年晚宴？马克刚从美国回来，很明显，他离了婚。他正在荷兰公园住宅区找房子。显然他跟他那个日本老婆过得糟透了。日本女人，是很厉害的哟！”

然后又来一次，又是那种好像是十分惊讶的口吻：“亲爱的，你还记不记得马克·达西啦？马尔科姆和伊莲的儿子，

一流的辩护律师，离婚了。伊莲说他一天忙到晚，寂寞得很。我想他可能会出席尤娜家的新年聚会的，我敢肯定。”

我不懂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亲爱的，你应该在晚宴时去追达西，他可是非常有钱呢。”

“过来见见马克！”就在我有空喝点什么的时候，尤娜唱歌一样地对我说。违背自己的意愿被介绍去结识一个男人是令人难为情的；但如果让尤娜把你当成是宿醉未醒的酒鬼，让满屋子你父母的好友故交关注你的一举一动，也是非常尴尬的。

那个有钱的刚跟厉害的老婆离了婚的马克个头相当高。他正背对着门，仔细研究阿尔肯伯利家书柜里的书——最主要的是杰弗里从《读者文摘》服务部订购的那套皮面精装的《第三帝国》。那个被称之为达西先生的人在晚宴上形单影只，他孤芳自赏的模样，让我觉得荒谬可笑。这个人像极了那个疯狂的希斯科克利夫，固执地整个晚上藏在花园里，不停地用头去撞树，大喊“凯蒂”。

“马克！我介绍你认识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尤娜说，这回她仿佛是圣诞老人身边的仙女。

他转过身来。从背后看起来他身上穿着一件无伤大雅的海军蓝羊毛衫，实际上正面看是黄蓝相间、V字领的休闲运动装——极像老派的体育新闻记者。我的朋友汤姆常常说，只要对别人着装的细微之处加以注意，全世界就不知道要节省多少为赴约会而用在穿着打扮上的花销和时间。有人穿一双白短袜，用了一副红吊袜带，脚踩灰色休闲鞋，胸前还佩戴着纳粹党徽。无需人人来指正你，你也犯不着去追要他的电话号码，或者勉强地跟着他去吃一顿昂贵的午餐，因

为这种人绝对不合适做你爱情长跑的同伴。

“马克，她是柯林和潘姆的女儿布莉琪，在出版社工作，是不是呀，布莉琪？”尤娜涨红着脸热切地说。

“是这样的。”我不得不接口，就像我加入了无线电视现场采访节目，我还准备请教尤娜，是否可以跟我的朋友茱德、莎朗、汤姆，还有我的哥哥杰米、工作室所有同事、老爸、老妈以及所有出席晚宴的各色人等一一打招呼问好。

“呵，好了，让你们两个年轻人一起呆着吧，我得走了，我想你们早该讨厌我们这些老太婆了。”

“不，一点没这意思。”马克·达西费力地想挤出笑来，却一点儿也不成功。

尤娜转了转眼珠，一只手按着胸口，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摇了摇头丢下我们走了，把我们丢在沉默之中。

“我，嗨，你看什么书呀，啊，啊，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好书？”他开口了。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飞快地转着脑筋思索最近到底看了哪一本不错的书。在出版社工作的缺点，就是你若在空闲时间还看书就跟扫大街的清洁工晚班后捂着鼻子经过猪栏一样。茱德借给我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刚看了一半，虽然马克·达西的确有点古怪，我以为他还不会接受自己是火星人的观点。忽然灵机一动。

“《反挫》，苏珊·法露狄的作品。”我满有把握地说。哈！我并没有真正看过，不过莎朗曾经对我大谈特谈了她对此书的看法，这样使我总觉得像是读过了一样。不管怎样，这个书名是个万无一失的选择，这位穿着套头毛衫，上头还有方

块图形，张嘴“好好好”的正人君子绝对不可能去看这本长达 500 多页的女性宣言类的书的。

“啊，真的吗？它刚出版时，我就看了。你不觉得里面有相当多的特殊见解吗？”

“噢，嗯，并不太多吧……”我胡乱应付，费力想找个法子回避这个话题，“新年你一直跟你父母呆在一起过吗？”

“是呀。你也是？”他殷勤了一些。

“是呀。噢，也不！我昨晚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聚餐，老实说，到现在还有点晕晕乎乎咧！”我有点含糊其辞地回答着，有点紧张，不要让尤娜和老妈又认为我对男人一点魅力也没有，甚至连跟马克·达西会谈也不成功。

但是随后我想我的新年规划是没有办法在新年第一天实行了。因为生活要从除夕夜延续下来，比如说抽烟的人，不可能在他吸入那么多尼古丁之后，突然在新年钟声响起的那一刻，叫他马上戒烟。在新年第一天节食一样也不是很实际的，因为你根本没办法节制食欲，你得让自己吃些东西，然后渐渐减掉隔宿的醉意，元月 2 日才能开始我的新年规划，这才较为合理。

“也许你现在该去吃点东西。”他一边说一边自顾自朝陈列食品的菜台走去，把我一个人留在书柜旁，这时每个人都直盯着我瞧，心里都在想，“难怪布莉琪嫁不出去，她老是把男人吓跑。”

最糟的是尤娜和老妈不甘就此作罢。她们要我在放小黄瓜和雪利酒的桌子旁边转来转去，尽可能地再把我推到马克·达西身边去。最后她们终因未能奏效而狂躁起来，当我再次离马克·达西四英尺之遥的时候，尤娜像闪电一样，从

屋子的另一边突然插到我们之间：“马克，你走之前一定要把布莉琪的电话号码记下，你们在伦敦才能保持联系。”

我实在无法不让自己脸红，一股热浪从我喉咙口升腾上来。现在马克一定会认为是我要尤娜这么做的。

“阿尔肯伯利太太，我想布莉琪在伦敦已经是忙得分身乏术了。”他对尤娜说。哼，又不是我要他留下我的电话号码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只是不希望他的这种态度明显地告诉每一个人，他压根儿就不想要我的电话。我低下头看见他穿着双白袜子，上面带有黄蜂图案。

“你能不能赏光来点小黄瓜？”我这么说是为了要表示我对他的善意，完全是因为让他品尝小黄瓜，而不是强行把我的电话号码硬塞给他。

“谢谢你，不用了。”他说，用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眼神看着我。

“肯定不要了？那就来点橄榄吧？”我再次表示我的热心。

“真的不用了。”

“油炸洋葱？”我怂恿他，“或者甜菜卷？”

“谢谢。”他无可奈何，最后还是拣了颗橄榄。

“希望你会喜欢。”我不无得意。

临近晚宴结束，我看到他母亲和尤娜一直对他唠唠叨叨个没完，然后又把他推向我这边。他语调生硬地对我说：“你要赶着回伦敦吗？我还不急着回去，但我可以叫我的车送你回去。”

“什么，那车是自己会动的？”我带着几分嘲弄。

他朝我眨巴着眼睛。